



对一口老井诉说衷肠

■ 云南昆明 汤云明

才一段时间没有从昆阳小街上走过,今天,突然看见昆阳小街的六口水井居然有四五口在旁边挂着“非饮用水,禁止食用”的牌子。

吃惊、意外之余,我也感慨万端,突然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仿佛我们已经分别了好几个世纪,彼此都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这可是郑和故里、昆阳古城的居民世代至少饮用了六七百年的水啊,我16岁以前也是靠这里的水井生活的,怎么一下子就成了“非食用水”?

水井是中原文化的表现,元朝灭宋后,大量的南宋朝廷官员、中原人口被迫迁徙来到云南这个边陲、蛮夷之地,才把中原的水井文化带到云南。在此之前,云南人口稀少,基本上是土著的少数民族地区。当时大部分地方都没有建设城池,人们的生活基本上都是直接从河里打水,然后背回家用,还有不少地方生活用水可以通过沟渠从每家人的院子里、厨房里穿过,用个葫芦瓢就可以直接舀水进锅。中原文化传入以后,可以说,有水井处,便有人家,在井台延绵处,便是城池,有集市有水井的地方,就有普通人的市井生活。

坐落在滇池南岸的昆阳老城建城于明朝初年,在之前只能算是个大的村落,六七百年的文化底蕴被浓缩成老人们熟知的“三山九井”“四条街五城门八庙堂”,它们共同构成这座小城的基本格局。

小时候,我家住城南的南门附近,就从城南的大智街说起吧。旧时的昆阳,从城南走到城北,有一公里左右的路程,一路上经过昆阳历史文献中经常提及的九口水井是这座古城日常生活的写照。其实,在古代,昆阳老城的水井不仅仅只有九口,还有不少水井是在居民的大院里、天井里,人们常说的昆阳九口井是指坐落在街面上,人人都可以看得见、可以随便享用的这些井。

离我家最近的一口水井,据说有一个红色砂石做成的井栏,为了与街上其它水井区别,当地人就叫这口水井“红井栏”,但我出生的时候,只有名字还叫红井栏,其实井栏早已经换成青石的了。小时候,家门前先后当过柴禾市场、牲畜市场、木料市场等,每到固定的赶街天,这里就很热闹,而那些来做买卖的口渴了,都会来到

井上从打水、洗衣人的桶里捧水吃,帮助一下远路来的客人,小街上的人们都非常乐意,他们也会连口称赞“红井栏”的水最清甜解渴。

在这座老城长大的我,从小到大,也经历和听说了许多关于水井的故事。其中就有几件事情让我终生难忘。十来年前,大智街和循礼街交界处的一口水井大白天的突然发生“爆炸”,水花越过井栏,飞溅出几米高、几米远,声响惊动了附近的居民。此事也惊动了当地的公安、卫生、地震部门。经过几天的调查、观察和检测,始终没有找到“爆炸”的原因,水质也没有任何变化,于是才取消了警戒,恢复了正常使用。而此事一传开,远远近近那些老人就坐不住了,他们认为有人得罪了井龙王,井龙王发怒飞走了,才引起那么大的动作,于是聚集在这里敬香、烧纸钱,希望得到井龙王的宽恕,不要怪罪人们的鲁莽和无知,早日飞回来庇护这里的人们,确保风调雨顺,井水永不干涸。

据史料记载,1638年的10月24日,大旅行家徐霞客中午时分骑马从昆阳的城东方向入昆阳州城,在昆阳旧城停留休息和吃饭的几个小时里,徐霞客从城南走到城北,也了解了这里的民风民俗。他还从马上取出水袋,借老百姓的水桶打水灌了满满一袋水,又双手捧水喝了个够。

社会生活是有温度的,井水也是有温度的,因为是地下水,水温相对稳定,即使在严寒和冬腊月,自来水已经冰冷刺骨,而井水却是温暖可亲的,一点也不僵手,在特别寒冷的天气里,我们甚至可以看到井水在不停地冒出热气,因此人们更爱在冬季里用井水来洗涤。而此时,我就站在小街上,静静地注视着水井,井台上没有一点水色,再也没有了洗衣、洗菜、淘米、挑水做饭的人的身影,也没有了家长里短、谈笑风生的邻里温暖。

它们也曾经拥有过数百年的荣光,就在我这生,家门前的老水井,已然成了乡愁。我更担心的是,既然不能饮用了,那小城这些水井的作用将越来越低,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会被人填平,退出历史长河,从而消失在后来人的生活中、记忆里。

老虎与杠子

■ 安徽合肥 周彪

这个酒桌上的游戏,也称为行酒令。杠子、老虎、鸡、虫,不知道谁的发明,也不知道什么时间发明的,在咱们中国人的酒桌上是少不了的一项开心游戏。家里来了客人,或者三五好友小聚,总免不了来上几筷子,活跃气氛,赢者高兴地卷袖,输者心服口服地喝酒。年轻的时候,来杠子老虎就觉得好玩、热闹,赢了让对方多喝两杯,寻开心。随着阅历的增长,慢慢地感觉到,这个游戏的本身并不是那么简单,可以说是小游戏,充满着大智慧。

首先,它告诉人们世界万事万物都是相生相克。物质世界像一个完美的链条,少了哪一个环节链条都会发生断裂,后果都是不堪设想。同时,每一个链条之间又互相制约,失去了制约,形成一家独大,破坏性十分巨大,对其他物种的生存发展影响深远。据说,美国黄石国家公园,曾经为了让驯鹿繁衍,大量地猎杀野狼,当野狼被过度猎杀之后,驯鹿无限制发展,很快公园里的生态环境失去了平衡,迫不得已,公园管理人员只好再度请回野狼,恢复公园的生态环境。正是万物之间既相互联系,又互相制约,才能使大自然处于相对平衡之中。我们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曾大张旗鼓地除“四害”,随着麻雀大量被除,病虫害则肆虐,有的甚至造成农作物绝收,最后,只好为麻雀平反,以恢复生态环境的平衡。

其次,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属于宇宙发展的大规则之内,同样存在相生相克,相互依存,相互制约,违反这个法则就会受到惩罚。比如,杠子可以打老虎,杠子一旦失去了虫的制约,杠子就会为所欲为,它不仅可以打老虎,而且可以不受规则限制,谁不听话就打谁,看谁不顺眼就打谁,有理没理都可以打。那么,处在食物链顶端的老虎,如果失去了杠子的威慑和制约,又会怎样呢?失去制约的老虎,不仅会吃鸡,会吃鹿,会吃牛羊等,可能还会吃人。

再次,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物种厉害到不依靠其他物种而独立存在,大家彼此依存,相互联系,互为存在的条件,失去一方,另一方也就不复存在。狮子是大草原上的霸主,如果失去了角马、野牛、羚羊、梅花鹿等,等待狮王的只能是死亡。人是世界上万物之灵,如果失去了万物,这个灵也就不存在了。人类社会的自身也是这样,富豪总是相对于贫穷而言,高官总是与平民百姓相伴,美丽与丑陋随影,高大与矮小同行,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是相互依存,别想一家独大,别想独善其身,更不要去以强凌弱。

一个酒桌上看似简单的小游戏,博人一乐的行酒令,竟然包含着那么多的大智慧,真的让人思考,使人开眼。

晒出来的秋天

■ 陕西石泉 黄平安

酷热终于败下阵来,减了热度,多了温柔。金色的秋阳下,每一种果实都透着成熟和热烈,每一种颜色都带着丰收和喜悦。

家乡晒秋,不是刻意而为,但在随意之中,却透着诗画般的意境。乡村公路就像是一根长长的藤,一户户农家,就是这根藤上结出的“瓜”。秋天,是农家最忙碌的时候,然而,他们忙,却快乐着,因为秋天有太多的诱惑和喜悦。最诱人的是金灿灿的玉米棒子,农人最喜欢它们,生怕这些用心血换来的“宝贝”发霉生虫。他们有的把玉米棒子编成“大辫子”,一串串地挂在屋檐下,任其自然风干。有的干脆把玉米棒子随意摊晾在院坝,横的,竖的,斜的,歪的,看似没有章法,但大片大片的金黄铺满院子,看上去就有了韵味和诗意。还有的更加随性,既不悬挂,也不摊晾,他们把玉米棒子像砌砖头一样垒在屋檐下,让它日晒夜露,垒得高了,就有了图案,有了韵味。

如果说金黄的玉米象征成熟,那么,还有一种色彩,就代表着热烈,那就是红得耀眼的辣椒。辣椒是农家每年非种不可的蔬菜,它顺应季节,自然生长和成熟。辣椒熟透以后,就变成了人见人爱的鲜红,只透着热烈和喜庆。收回来的红辣椒首先要进行晾晒,以便留在冬天慢慢享用。鲜红的辣椒晒在院子里,无论怎样摆放,都是一道风景。老人们把红辣椒穿成串,挂在屋檐下,让辣椒与阳光亲密接触。同一面墙上,鲜红的辣椒串和金黄的玉米串混搭在一起,和谐又自然,朴素又美观。如果说农家的墙壁是一张

纸,农人就是乡土画家,五颜六色的果实就是他们的调色板。他们把外墙绘成了一幅“画”,这画,既有个性特点,又有乡土气息,让人百看不厌。还有的把它晾晒在或圆或方的竹匾里,一只两只竹匾看不出什么花样,如果竹匾多了,随着场院的地势,或摆成排,或摆成行,或摆成弧,摆着摆着就摆出了优美的线条和图案来,远远看去,韵味十足,耐人品味。

稻谷虽然也是黄色,但它黄得自然,黄得平淡,不像玉米棒子那样耀眼和夸张。刚收回来的稻谷水分较大,也要通过晾晒才能长期储藏。他们先把稻谷摊开,平铺在场院里,每隔几十分钟便翻动一次,让谷粒均匀地接受阳光的恩赐,一般要晾晒五到七天才能干透。这时的农家场院,像铺着柔软的地毯,又像绘着金黄的油画。有鸡鸭在边上偷食谷粒,有孩子在院子里自由嬉戏,这“画”便生动鲜活了起来。

秋色渐浓,淡黄色的核桃,棕褐色的板栗,黄中透红的柿饼等一些秋果也陆续登场,它们也都离不开秋阳赐予的热度和温度。张家一两筐,李家三五匾,就那样随意而自然地摆放在院子里。虽然不多,但它们却是最好的互补色,有了它们,这幅乡土“画”内容更加丰富,色彩也更加饱满。

灿烂秋阳最懂得农人的心,它把光和热都慷慨地奉献给了果实。如果说,秋阳下的每一户农家都是一帧美图,那么,整个乡村就是一幅巨画。这幅画,写满了丰收,写满了幸福,是一幅鼓舞人心、催人奋进的佳作!

编后语

本版欢迎写字者投稿,或人生感悟,或生活片段,或回忆往事……要求原创,另谢绝任何形式的一稿多投。投稿邮箱:478702039@qq.com。